柳州集 第六

説 傳 騷 弔 贊
箴 戒

唐柳先生集卷之十六

說

天說

黃曰韓文公登華而哭有悲絲泣歧之意推沈顏能知之今其言曰人能賊元氣陰陽而殘人者則有功蓋有激而云柳子因而爲之說謂天地元氣陰陽不能賞功而罰惡要其歸欲以仁義自信其說當矣然曰天不能賞罰善惡者何自而劉沮爭韓文公曰公之言性者雜佛老而言正爲柳子說也韓曰劉禹錫云子厚作一說以折退之之言非所以盡天人之際故作天論三篇以極其辯然公總與禹錫書云凡子之論乃吾天說註疏耳禹錫天論附見集末

韓愈謂柳子曰若知天之說乎吾爲子言天之說今夫人有疾痛倦辱饑寒甚者因仰而呼天曰殘民者昌佑民者殃又仰而呼天曰何爲使至此極戾也若是者擧不能知天夫果蓏飮食旣壞蟲生之童曰按許愼說文在木曰果在地曰蓏張晏云有核曰果無核曰蓏應劭云木實曰果草實曰蓏又一說有殼曰果無殼曰蓏○蓏魯果切人之血氣敗逆壅底爲癰瘍疣贅瘻痔蟲生之童曰說文癰腫也瘍頭瘡疣贅謂肉贅瘻頸腫一曰久創痔後病也○癰音邕瘍音陽疣音尤贅朱芮切瘻音漏痔丈里切木朽而蝎中張曰蝎音曷木中虫非螫毒音[illegible]昔草腐而螢飛腐爛也音輔是豈不以壞而後出耶物壞蟲由之生

元氣陰陽之壞人由之生蟲之生而物益壞食齧之齧倪結切攻穴之蟲之禍物也滋甚其有能去之者有功於物者也繁而息之者物之讎也人之壞元氣陰陽也亦滋甚墾原田張曰墾耕治也音懇伐山林鑿泉以井飲窾墓以送死窾空也音款而又穴為偃溲童曰偃一作匽溷也溷謂之溲溲音蒐築為牆垣城郭臺榭觀游疏為川瀆溝洫陂池燧木以燔劉曰燔音煩爇也○燧音遂革金以鎔陶甄琢磨甄居延切悴然使天地萬物不得其情悴情醉切倖倖衝衝倖音幸攻殘敗撓而未嘗息其為禍元氣陰陽也不甚於蟲之所為

乎吾意有能殘斯人使日薄歲削禍元氣陰陽者滋少是則有功於天地者也蕃而息之者天地之讎也今夫人舉不能知天（人下一有之字）故為是呼且怨也吾意天聞其呼且怨則有功者受賞必大矣其禍焉者受罰亦大矣子以吾言為何如柳子曰子誠有激而為是耶則信辯且美矣吾能終其說彼上而玄者世謂之天下而黃者世謂之地渾然而中處者世謂之元氣寒而暑者世謂之陰陽是雖大無異果蓏癰痔草木也假而有能去其攻穴者是物也其能有報乎蕃

而息之者其能有怒乎天地大果蓏也元氣大癰痔也陰陽大草木也其鳥能賞功而罰禍乎功者自功禍者自禍欲望其賞罰者大謬啐而怨欲望其哀且仁者愈大謬矣子而信子之仁義以遊其内生而死爾烏置存亡得喪於果蓏癰痔草木耶

鶻說

黄白壆之中丗酷吏羅織姦臣擅權明黨相軋者四十年藩鎮跋扈者一百載腥風逆氣彌漫宇内仁人君子為之慟哭故巴蜀不臣子美所以賦杜鵑之詩眷蜀盧名白樂天所以有江魚塞鴈之巢猶或相亂韋吏部喜

而亨其、專以見斯人無慈幼之恩鶻能縱鳥、扐子從之而爲之說以見斯人多害物之忍是數子皆有激而云韓曰退之誌公墓謂子厚既退無相知有氣方得位者挫拶故卒厄於窮褻、蘭公説說必有當途者資子厚之氣力而不知報其篇末意照然、鶻胡骨切

有鷙曰鶻者穴于長安薦福浮圖有年矣浮圖之人室宇於其下者伺之甚熟爲余說之曰冬月之夕是鶻也必取鳥之盈握者完而致之以燠其爪掌燠熱氣乙六切左右而易之旦則執而上浮圖之跂焉縱之童曰浮圖之跂皆之最高處跂○跂立弭去智二切延其首以望極其所如往必背而去焉苟東矣則是

迣不東逐南北西亦然嗚呼孰謂爪吻毛翮之物而不為仁義器耶張曰吻武粉切口邊翮下革切羽莖也是固無號位爵祿之欲里閭親戚朋友之愛也出乎鷇卵韓曰鳥子生而須哺曰鷇自食曰雛○鷇古候切而知攫食決裂之事爾舍上一本有搏字不為其他凡食類之飢唯旦為甚今忍而釋之以有報也是不亦卓然有立者乎用其力而愛其死以忘其飢又遠而違之非仁義之道耶恒其道一其志不欺其心斯固世之所難得也余又疾夫今之說曰以煦煦而默煦煦也吁遇況羽匈于三切徐徐而俯首善之徒以翹

翹而厲柄柄而白者暴之徒今夫梟鵂晦於晝而神於夜張曰梟不孝鳥鵂博雅云怪鵄也莊子鵄鵂夜撮蚤察毫末而不見丘山○梟堅堯切鵂音休鼠不穴寢廟孫曰左氏襄二十二年臧武仲曰夫鼠晝伏夜動不穴於寢廟畏人故也循墻而走孫曰左氏僖七年正考父鼎銘曰三命而俯循墻而走是不近於煦煦者耶今夫鸜其立趯然趯跳也音逖其動譆然韓曰譆安胃想離聲務曰莊子譆然嚮然○譆呼號切其視的然其鳴革然是不近於翹翹者耶由是而觀其所為則今之說為未得也孰若鸜者吾願從之毛耶朝耶胡不我施寂寥泰清樂以忘飢

朝日說

祭日玄詩爲監察御史作禮記玉藻天子玄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

柳子爲御史主祀事將朝日補註曰唐二分朝日夕月於國城東

氏各用方色牘○朝音潮下同其僚問曰古之名曰朝日而已今而曰祀朝日何也余曰古之記者則朝拜之云也今而加祀焉者則朝旦之云也朝音昭今之所云非也問者曰以夕而偶諸朝或者今之是乎余曰夕之名則朝拜之偶也古者旦見曰朝暮見曰夕見並去聲故詩曰邦君諸侯莫肯朝夕莫日詩雨無正之文左氏傳曰百官承事朝而不夕左傳成公十二年郤至云禮記曰日入而夕又曰朝不廢朝暮不廢

夕 鄉飲酒儀 晉侯將殺竪襄叔向夕 韓曰國語平公射鴳不死使竪
襄搏之失公怒將殺之叔向聞之夕以諫平公乃趣赦之註竪內竪襄名也聞之夕謂之至於
朝也 楚子之留乾谿右尹子革夕 蔡曰昭十二年左氏楚子次于乾谿
乾谿許父從右尹子革夕王見之註子革鄭丹夕暮見也 齊之亂子我夕 蔡日
史記齊簡公四年初簡公與父陽生之在魯也闞止有寵及即位使爲政田成子憚之御鞅言
諸簡公曰田闞不可並也君其擇焉弗聽子我夕註闞止字我也 趙文子礱其
椽張老夕 韓曰國語趙文子爲室斲其椽而礱之張老夕焉而見之○礱盧紅切
智襄子爲室美士茁夕 韓曰國語襄子爲室美士茁夕焉註襄子智伯
瑤也士茁智伯家臣○茁仄滑切 皆暮見也漢儀夕則兩郎向
瑣闈拜謂之夕郎亦出是名也 韓曰漢官儀曰事黃門郎每日

暮考選門拜文謂之夕郎蓋即今之給事中云故曰大采朝日小采夕

月孫曰出禮玉搢大圭執鎮圭繅藉五采五就以朝日則大采謂此朝日以五采則夕月以三采可知魯語天子大采朝日與三公九卿之相識地德小采夕月與太史司載糾虔天刑註云朝日以春分夕月以秋分也又曰春朝朝日秋夕夕月前賈誼傳

若是其類足矣一本無其類字又加祀爲蓋不學者爲之也僚曰欲子之書其說吾將施于世可孚奈從之

捕蛇者說

韓曰公謫永州時作謂當時賦斂毒民其烈如是黃曰苛政猛於虎孔子過泰山之言也泰山屬於魯是時魯之政可謂苛矣毒賦甚於蛇蔣子在

零陵之言也唐都長安零陵相去三千五百里見唐賦所及者遠也是時唐之賦可謂毒矣

永州之野產異蛇黑質而白章孫曰白章謂白文也觸草木盡死以齧人無禦之者然得而腊之孫曰腊謂乾之以為餌可以已大風攣踠瘻癘童曰已止也曲脚也足疾也瘻頸腫也一曰久創癘癩癘也○攣閭縁切踠音宛又於遠切瘻音漏癘音厲去死肌殺三蟲其始太醫以王命聚之歲賦其二募有能捕之者當其租入當去聲永之人爭奔走焉有蔣氏者專其利三世矣問之則曰吾祖死於是吾父死於是今吾嗣為之十二年幾死者數矣

言之貌若甚慼者余悲之且曰若毒之乎（若汝也）
余將告于莅事者更若役復若賦則何如蔣氏
大戚汪然出涕曰（孫曰汪然涕貌）君將哀而生之乎則
吾斯役之不幸未若復吾賦不幸之甚也嚮吾
不為斯役則久已病矣自吾氏三世居是鄉積
於今六十歲矣而鄉鄰之生日蹙殫其地之出
（殫盡也音單）竭其廬之入號呼而轉徙飢渴而頓踣
（僵也音匐）觸風雨犯寒暑呼噓毒癘往往而死者相
藉也（藉但夜切）曩與吾祖居者今其室十無一焉與
吾父居者今其室十無二三焉與吾居十二年

者今其室十無四五焉非死而徙爾而吾以捕蛇獨存悍吏之來吾鄉（悍音旱）叫囂乎東西（囂虛嬌切一音教）隳突乎南北（突他没切）譁然而駭者（譁音華駭下揩切）雖雞狗不得寧焉吾恂恂而起（恂音荀）視其缶而吾蛇尚存則弛然而臥（弛施氏切）謹食之（食音嗣）時而獻焉退而甘食其土之有以盡吾齒蓋一歲之犯死者二焉其餘則熙熙而樂豈若吾鄉鄰之旦旦有是哉今雖死乎此比吾鄉鄰之死則已後矣又安敢毒耶余聞而愈悲孔子曰苛政猛於虎也（韓曰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於墓而哀夫子式而聽之使子貢問之曰子之

哭也似重有憂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為不去也曰無苛政夫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於虎也吾嘗疑乎是今以蔣氏觀之猶信嗚呼孰知賦斂之毒有甚是蛇者乎故為之說以俟夫觀人風者得焉

䄍說

黄曰子貢觀蜡數一國之人皆狂孔子以文武弛張之道辭而闢之言者可已而不可已也子厚蜡說謂名存實隱欲舉而去之是豈知孔子意乎且其說曰水旱螽蝗癘疫可以黜神暴眊者貪罷弱可以責人要其言歟歸重於人之罰輕神之責是矣然又有致雨反風去螟與虎昔為出於偶然堯湯水旱非人之罪豈人事於天下可信又孰不委於天而盡廢人事耶

〇䄍（音乍或從虫）

柳子為御史主祀事將䄍（孫曰䄍祭名也夏曰嘉平殷曰淸祀周曰大䄍漢曰臘禮記曰䄍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進有司以問䄍之說則曰合百神於南郊以為歲報者也先有事必質于戶部戶部之詞曰旱于某水于某蟲蝗于某癘疫于某則黜其方守之神不及以祭（孫曰唐制䄍祭凡一百八十七坐方當年穀不登則闕其祀）余嘗學禮蓋思而得之則曰順成之方其䄍乃通（韓曰禮記八䄍以記四方四方年不順成八䄍不通以謹民財也順成之方其䄍乃通以移民也鄭註云其方穀不熟則不通於䄍焉）若是古矣繼而歎曰神之貌乎吾不

得而見也祭之饗乎吾不可得而知也是其誕
漫㦖怳誕音但漫莫官切又莫半切㦖齒兩切怳許兩切㦖怳驚貌冥冥焉
不可執取者夫聖人之為心也一無心字必有道
而已矣非于神也蓋于人也以其誕漫㦖怳冥
冥焉不可執取而猶誅削若此況其縱言動作
之塊然者乎是設乎彼而戒乎此者也其旨大
矣或曰若子之言則旱乎水乎蟲蝗乎癘疫乎
未有黜其吏者而神黜焉而曰蓋于人者何也
予曰若子之云旱乎水乎蟲蝗乎癘疫乎豈人
為之耶故其黜在神暴乎眊乎沓貪乎罷弱乎

眊莫報切罷音疲下同非裨為之耶故其罰在人今夫在人之道則吾不知也不明斯之道而存乎古之數其名則存而數之實則隱以為非聖人之意故歎而云也曰然則致雨反風張曰金縢周公居東天大雷電以風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蝗不為災虎負子而趨劉昆為弘農守崤黽之虎災昆為政三年虎皆負子渡河宋均為九江守郡多虎為下令去其檻穽後傳虎相與渡河又山陽楚沛多蝗其飛至九江界者輒東西散去是非人之為則何以余曰子欲知其以乎所謂偶然者信矣劉昆云偶然耳必善人之為則十年九潦郎到切八年七旱者祿註曰一句莅子秋水之文獨何貽人哉其黜之也茍明

乎教之道雖去古之數可矣及是則誕漫之說勝而名實之事喪亦足悲乎

乘桴說

黃曰韓退之說論語與世之學者大異※子在回何敢死而曰回何敢先予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而曰予所雅言之類皆自出新意不同諸子而每求異亦失之鑿辨子於論語其語不多異而乘桴一說蓋出於諸儒言意之外非聖心之決然者是知韓柳二家皆不免穿鑿之弊元和後慶退窮齋時作

○桴芳無切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孫曰桴編竹木以渡大者曰筏小者曰桴從我者其由也與子路聞之喜子曰由也好勇

過我無所取材說曰海與桴與材皆喻也海者聖人至道之本所以浩然而遊息者也桴者所以遊息之具也材者所以為桴者也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則天地之心者聖人之海也復者聖人之桴也所以復者桴之材也孔子自以拯生人之道不得行乎其時將復於至道而遊息焉謂由也勇於聞義果於避世故許其從之也其終曰無所取材云者言子路徒勇於聞義果於避世而未得所以為復者也此以退子路無人之氣而明復之難耳然則有其材以為其

梓一本拜上無其字而遊息於海其聖人乎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由是而言以此追庶幾之說追一作迨則回近得矣而曰其由也與者當是歎也回死矣夫或問曰子必聖人之云爾乎曰吾何敢以廣異聞且使遯世者得吾言以為學其於無悶也撻焉而已矣撻一作撻潘云撻居偃切踈也

說車贈楊誨之

韓曰誨之楊憑之子也憑自京兆尹貶臨賀尉臨賀在嶺南屬賀州公亦在京誨之道京之賀公作是說以送然誨之猶以為柔外剛中未必不爲

弊車柔外剛中未必不爲常人公反復論辯有二書見于集之別卷

楊誨之將行柳子起而送之門有車過焉揖焉而告之曰若知是之所以任重而行於世乎材良而器攻圓其外而方其中然也材而不良則速壞工之爲功也不攻則速敗孫曰攻牢也中不方則不能以載外不圓則窒拒而滯方之所謂者箱也孫曰箱所以載圓之所謂者輪也匪箱不居匪輪不塗補註塗謂行於塗吾子其務法焉者乎曰然曰是一車之說也非衆車之說也吾將告子乎衆車之說澤而杼山而侔童曰考工記凡爲輪行澤欲杼行山欲侔註杼謂削

詩其賤也昏作工下寺○將音呂切上而輕下而軒且曳韓曰詩戎車既

云如輊如軒孫曰輕俯也軒仰也出曳字本易曳其輪○輊音致祥而曠左詩

禮記祥車曠左註葬車空神位也革而長轂以戟孫曰革謂兵車左氏註長

轂戎車也○轂音穀巢為而以望韓曰兵高車加巢以望敵也成十六年左氏楚

子登巢車以望晉師巢本作轈省作巢安以愛老安安車也禮記大夫七十而致

仕乘安車自稱曰老夫孫曰漢武帝以安車迎枚乘輜以嚴內字林輜載衣物車前

後皆蔽若今庫車○轞音蕃垂緌而以畋劉曰禮記武車綏旌註謂垂舒之○

緌宣佳切載十二旒而以廟以郊以陳于庭韓曰周官巾車

王之五路一曰玉路建太常十有二旒以祀○旒音流其類衆也然而其

要存乎材良而器攻圓其外而方其中也是故

任而安之者箱達而行之者輪恒中者軸音逐揭而固者蚤韓曰揭載持也蚤當爲爪考工記註謂輻入牙中者也○揭荊王切蚤音爪長而撓進不罷乎馬退不罷乎人者轅韓曰考工記大車之轅摯其登又難既克其登其覆車也必易此無故唯轅直且無撓也○轅音袁却暑與雨者蓋張曰考工記輪人爲蓋註蓋主爲雨設也敬而可伏者軾韓曰軾車前橫板隆起者也音式脈而制者馬若牛然後衆車之用具今揚氏仁義之林也其產材良誨之學古道爲古辭沖然而有光其爲士也攻果能恢其量若箱周而通之若輪守大中以動乎外而不變乎內若軸攝之以剛健若蚤引焉而宜

御乎物若轅高以遠乎污若蓋下以成乎禮善軾險而安易而利動而法則庶乎車之全也詩之言曰駟牡騑騑六轡如琴孔氏語曰右為六官右為執法此其以達於大政也凡人之質不良莫能方且恒質良矣用不周莫能以圓遂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遇陽虎必曰諾而其在夾谷也視叱齊侯類蓄狗孫曰魯定公十年會不齊侯于夾谷孔丘相靈乎其內後之學孔子者不志於是則吾無望焉耳矣誨之吾戚也長而益良方其中矣吾固欲其任重而行於世懼圓其外者未至故說車

以贈黃曰唐世士風弊其奚其捐戒約曰君欲求權須方須圓元次山嫉之欲毀小兒轉圓之器以謂寧方為皂隸不圓為公卿擲子說車以贈楊生者盡矣其未稿曰譎之方其中懼圓其外者未至愚謂錫生誠能方其中則其外當齊以圓不害乎時中也使其自得也未至而更以圓教之則不同乎流俗者幾希然則擲子之學或見笑於吹山之家

譎龍說

韓曰當在貶譎後作蓋有激而然者也

扶風馬孺子言年十五六時在澤州與羣兒戲郊亭上頃然有奇女墜地有光曄然舊註曄光也被緅裘白紋之裏韓曰緅帛青赤色揖侯切首步搖之冠孫曰步搖冠名言行步則搖自漢時有之貴游年少駭且怳之稍狎焉奇

女頩爾怒曰（頩普名切文選頩薄怒以自持兮知不可乎犯下潘云頩普經切美貌一曰斂容玉篇作艵）不可吾故居鈞天帝宮下上星辰呼嘘陰陽薄蓬萊羞崐崘而不即者帝以吾心後大怒而謫來七日當復今吾雖辱塵土中非若儷也（童曰若汝也儷偶也○儷郎計切）吾復且害若衆恐而退遂入居佛寺講室焉及期進取杯水飲之嘘成雲氣五色翛翛也（翛翛並音宵）因取裒及之化爲白龍徊翔登天莫知其所終亦怪甚矣嗚呼非其類而狎其謫不可哉孺子不妄入也故記其說

復吳子松說

韓曰吳子即吳武陵

子之鬚木膚有怪文與人之賢不肖壽夭貴賤果氣之寓歟爲物者裁而爲之歟余固以爲寓也子不見夫雲之始作乎敦懋衝涌敦蒲沒切擊石薄木而肆乎空中偃然爲人拳然爲禽敷舒爲林木嵑㠔爲宮室童曰嵑㠔山高貌嵑或作嶱苦曷切㠔魚列牙葛二切誰其搏而斵之者斵音卓風出洞窟流離百物經淸觸濁呼召竅穴竅一作覈與夫草木之儷偶紛羅雕葩剝芭葩披巴切臭朽馨香采色之赤碧白黃皆

寓也無義而爲者又何獨疑茲膚之奇詭與人之賢不肖壽夭貴賤參差不齊者若是固無情不足窮也然有可恨者人或權褒貶黜陟爲天子求士者皆學於聖人之道皆又以仁義爲的皆曰我知人我知人披辭窺貌逐其聲而覈其所蹈者以升而降其所升常多蒙瞀禍賊僻邪（瞀曰瞀目不明也音務）罔人以自利者其所降率恒多清明沖淳（一無恒字）不爲害者彼非無情物也非不欲得其升降也然猶反戾若此逾千百年乃一二人幸不出於此者徼之猶無以爲告今子不是

病而木膚之問為物者有無之疑予胡横訊過詰擾擾焉如此哉

羆說

童曰公之爲羆說蓋有所指而言○羆音疲

鹿畏貙韓曰貙獸名○說文劉也似狸能捕獸祭天○貙敕俱切貙畏虎虎畏羆孫曰說文羆如熊黃白色羆之狀被髮人立絕有力而甚害人焉楚之南有獵者能吹竹為百獸之音昔云持弓矢罌火韓曰罌瓦缶也音鸎而即之山為鹿鳴以感其類伺其至發火而射之貙聞其鹿也趨而至其人恐因為虎而駭之貙走而虎至愈恐

則又爲羆虎亦亡去羆閒而求其類至則人也捽搏挽裂而食之韋曰說文捽持頭髮也昨沒切今夫不善內而恃外者未有不為羆之食也

觀八駿圖說

韓曰晉王嘉拾遺記八駿之名一曰絶地二曰翻羽三曰奔霄四曰越影五日踰輝六日超光七日騰霧八日挾翼周必本諸此云

古之書有記周穆王馳八駿升崐崙之墟者韓曰列子云周穆王不恤國事不樂臣妾肆意遠游命駕八駿之乘右服驊騮而左綠耳右驂赤驥而左白義次車之乘右服渠黃而左踰輪左驂盜驪而右山子馳驅千里至于巨蒐氏之國遂宿崐崙之阿赤水之陽古書記穆王馳八駿者莫此爲詳後之好事者爲之

圖宗齊以下傳之下一作來觀其狀甚怪咸若騫若翔若龍鳳麒麟若蜂蛾然孫曰蜂蛾蠐螬母方言曰譚魚以南謂之螳蠰三河之間謂之蟷蜋其書尤不經世多有然不足采世聞其驗也因以異形求之則其言聖人者亦類是矣故傳伏犧曰牛首女媧曰其形類蛇童曰帝王世紀伏羲女媧蛇身人首神農人身牛首○媧公蛙切孔子如倛頭孫曰荀子云仲尼之狀面如蒙倛頭若蒙倛之頭韓曰倛方相也音欺若是者甚衆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今夫馬者駕而乘之或一里而汗或十里而汗或千百里而不汗者視之毛物尾鬣四足而蹄齕草飲水

一也齕下沒切推是而至於駿亦類也今夫人有不足為負販者有不足為吏者有不足為士大夫者有足為者視之圓首横目食穀而飽肉絺而清裘而煥一也推進而至於聖亦類也然則伏犧氏女媧氏孔子氏是亦人而已矣驊騮白義音蟻一本作蟻山子之類若果有之是亦馬而已矣又烏得為牛為蛇為倛頭為龍鳳麒麟螳蜋然也哉然而世之慕駿者不求之馬而必是圖之似故終不能有得於駿也慕聖人者不求之人而必若牛若蛇若倛頭之問一作間故終不能有得

於聖人也誠使天下有是圖者舉而焚之則駿馬與聖人出矣黄曰韓子曰古之聖人有若牛蛇鳥喙蒙倛者貌似而心不同不可謂之非人此所以嘆鵲言之爲怪柳子曰慕聖人者不求之人而必若牛若蛇若蒙倛之問終不能有得此所以欲焚入駿之圖文公之於聖人信其有形貌之似而重求其心子厚之於聖人栗之以人而不信其爲禽獸蟲魚之怪二子之意蓋大同而小異

唐柳先生集卷之十六

唐柳先生集卷之十七

傳　諸家註

宋清傳

韓曰公此文在永州後作蓋謂當時之交遊者不爲之汲引附炎棄寒有愧於清之爲者因託是以諷

宋清長安西部藥市人也居善藥（孫曰居蓄積也）有自山澤來者必歸宋清氏清優主之長安醫工得清藥輔其方輒易讎（童曰讎音售賣也○易以豉切）咸譽清疾病疕瘍者（疕卑履切頭瘡一本作咸譽清信能療病故病者）亦皆樂就清求藥冀速已清皆樂然響應雖不持錢者皆

與善藥積券如山未嘗詣取直或不識遥與券淸不為辭歲終度不能報輒焚券終不復言市人以其異皆笑之曰淸蚩妄人也或曰淸其有道者歟淸聞之曰淸逐利以活妻子耳非有道也然謂我蚩妄者亦謬淸居藥四十年所焚券者百數十人或至大官或連數州受俸博其饋遺淸者相屬於戶雖不能立報而以賒死者千百（賒一本賤）不害淸之為富也淸之取利遠遠故大豈若小市人哉一不得直則怫然怒（怫音弗）再則罵而仇耳彼之為利不亦翦翦乎吾見蚩之

有在也清誠以是得大利又不為妄執其道不廢卒以富求者益衆其應益廣或斥棄沈廢親與交視之落然者清不以怠遇其人必與善藥如故一旦復柄用益厚報清其遠取利皆類此吾觀今之交乎人者炎而附寒而棄鮮有能類清之為者世之言徒曰市道交嗚呼清市人也今之交有能望報如清之遠者乎幸而庶幾則天下之窮困廢辱得不死亡者衆矣市道交豈可少耶或曰清非市道人也柳先生曰清居市不為市之道然而居朝廷居官府居庠塾鄉黨

以士大夫自名者反爭為之不已悲夫然則清非獨異於市人也

種樹郭槖駝傳孫曰姓郭號槖駝駝馬類也背肉似槖故以名之黃曰莊子有可觸類而長者聞解牛得養生問鑄金得鑄人以為天下之道與牧馬何異教民之道以牧羊而知槖駝傳宜其有為而作也○槖音託駝徒何切

郭槖駝不知始何名病瘻韓注釋文瘻六凸雕主切傴隆然伏行有類槖駝者故鄉人號之駝駝聞之曰甚善名我固當因捨其名亦自謂槖駝云其鄉曰豐樂鄉在長安西駝業種樹凡長安豪富人一本

豪下有家字為觀游及賣果者皆爭迎取養視駝所
種樹或移徙無不活且碩茂蚤實以蕃他植者
雖窺伺傚慕莫能如也有問之對曰橐駝非能
使木壽且孳也韓曰乳化曰孳音字又津之切能順木之天以
致其性焉爾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
其土欲故其築欲密既然已勿動勿慮去不復
顧去一本作亦其蒔也若子童曰蒔種也音時其置也若棄
則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故吾不害其長而已
非有能碩茂之也不抑耗其實而已非有能蚤
而蕃之也他植者則不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

理當作治人當作民下同

也若不過焉則不及(一有字)茍有能反是者則又愛之太恩憂之太勤旦視而暮撫已去而復顧甚者爪其膚以驗其生枯搖其本以觀其疎密而木之性日以離矣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曰憂之其實讎之故不我若也吾又何能為哉(一本哉上有矣字)問者曰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駝曰我知種樹而已理非吾業也然吾居鄉見長人者好煩其令若甚憐焉而卒以禍旦暮吏來而呼曰官命促爾耕勗爾植(張曰勗勉也呼玉切)督爾穫蚤繰而緒(韓曰繰謂繹繭為絲蘇遭切)蚤織而縷字而幼孩遂

而雞豚鳴鼓而聚之擊木而召之吾小人輟飧饔以勞吏者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耶故病且怠若是則與吾業者其亦有類乎問者嘻曰嘻一作譆不亦善夫吾問養樹得養人術傳其事以為官戒也

童區寄傳

韓曰其文曰桂部從事為余言之當在柳州作補註東坡有劉醜廝詩云日此可名區寄追配郴之蕘牧我非柳子擊節爲爾謠謂此

柳先生曰越人少恩生男女以貨視之自毀齒已上孫曰說文男八月齒生八歲而齔女七月齒生七歲而齔齔毀齒也父兄鬻

賣以覬其利不足則盜取他室束縛鉗梏之孫曰鉗以鐵束之梏手械○鉗其廉切梏姑沃切至有鬚鬣者孫曰鬣長鬚也音獵力不勝皆屈為僮當道相賊殺以為俗幸得壯大則縛取么弱者么小也漢官因為已利苟得僮恣所為不問以是越中戶口滋耗少得自脫惟童區寄以十一歲勝斯亦奇矣桂部從事杜周士孫曰周士貞元十七年第進士元和中從事桂管為余言之童寄者郴州蕘牧兒也行牧且蕘童曰蕘採薪也二豪賊劫持反接布囊其口去逾四十里之虛所賣之舊註南越中謂野市曰虛寄偽兒啼恐慄為兒恒狀賊易之對飲

酒醉一人去為市一人卧植刃道上童微伺其睡以縛背刃力下上得絕因取刃殺之逃未及遠市者還得僮大駭將殺童遽曰為兩郎僮孰若為一郎僮耶彼不我恩也郎誠見完與恩無所不可市者良久計曰與其殺是僮孰若賣之與其賣而分孰若吾得專焉一有然字幸而殺彼甚善即藏其尸持僮抵主人所愈束縛牢甚夜半童自轉以縛即爐火燒絕之雖瘡手勿憚復取刃殺市者因大號一虛皆驚童曰我區氏兒也不當為僮賊二人得我我幸皆殺之矣願以聞

於官靨吏白州州白大府大府召視兒幼愿耳

刺史顏証奇之童曰証杲卿之孫元和初爲桂管刺史觀察使亡言ㄴノ之

刃切留爲小吏不肯與衣裳吏護還之鄉鄉之行

刧縛者側目莫敢過其門皆曰是兒少秦武陽

二歲韓曰戰國策燕太子丹欲以匕首刺秦王燕國有勇士秦武陽年十三殺人人不敢忤視乃令爲荊軻副而從史記作舞陽而討殺二豪豈可近耶

梓人傳

韓曰公蓋託物以寓意謂爲佐天子相天下進退人才者設也黄曰王承福朽者而得傳於韓愈潛梓人而得傳於柳又曰梓人傳意大抵出於孟子孟子言爲巨室必使工師求大木是何異於梓人所謂量棟宇之任視

木之能否者乎孟子言教玉人彫琢之爲非是何異於梓人所謂由我則固不由我則卸不奪其主之章制者乎

裴封叔之第孫曰名墐公之姊夫在光德里有梓人款其門願傭隙宇而處焉童曰說文隟隙院塞也當作隙寫轉作隟隙去逆切詳註第九卷所職尋引規矩繩墨孫曰尋八尺引十丈尋引所以度長短也家不居礱斲之器礱音聾斲音卓問其能曰吾善度材視棟宇之制高深圓方短長之宜吾指使而羣工役焉捨我衆莫能就一宇故食於官府吾受祿三倍作於私家吾收其直太半焉他日入其室其牀闕足而不能理曰將求他工余甚笑之

謂其無能而貪祿嗜貨者其後京兆尹將飾官署余往過焉委群材會衆工或執斧斤或執刀鋸皆環立嚮之梓人左持引右執杖而中處焉量棟宇之任視木之能舉揮其杖曰斧彼執斧者奔而右顧而指曰鋸彼執鋸者趨而左俄而斤者斲刀者削皆視其色俟其言莫敢自斷者其不勝任者怒而退之亦莫敢慍焉畫宮於堵盈尺而曲盡其制計其毫釐而構大廈無進退焉既成書于上棟（孫曰易上棟下宇以違風雨）曰某年某月某日某建則其姓字也凡執用之工不在列余

圜視之駭孫曰賈誼傳天下圜視而起註云驚懼也然後知其術之
工大矣繼而歎曰彼將捨其手藝專其心智而
能知體要者歟吾聞勞心者役人勞力者役於
人彼其勞心者歟能者用而智者謀彼其智者
歟是足為佐天子相天下法矣物莫近乎此也
彼為天下者本於人其執役者為徒隸為鄉師
里胥孫曰徒隸給役者鄉師一鄉之長里胥一里之長胥謂其有才智為什長者其
上為下士又其上為中士為上士又其上為大
夫為卿為公離而為六職判而為百役外薄四
海有方伯連率張曰王制千里之外設方伯又曰十國以為連連有帥率與帥

[illegible]當作呂

同郡有守邑有宰皆有佐政其下有胥吏又其
下皆有嗇夫版尹（孫曰漢制鄉小者置嗇夫一人版尹掌户版者）以就
役焉猶衆工之各有執伎以食力也彼佐天子
相天下者舉而加焉指而使焉條其綱紀而盈
縮焉齊其法制而整頓焉猶梓人之有規矩繩
墨以定制也擇天下之士使稱其職居天下之
人使安其業視都知野視野知國視國知天下
其遠邇細大可手據其圖而究焉猶梓人畫宮
於堵而績于成也能者進而由之使無所德不
能者退而休之亦莫敢慍不衒能（童曰衒作且賣也音縣）

理當作治下同

不務名不親小勞不侵衆官日與天下之英才討論其大經猶梓人之善運衆工而不伐藝也夫然後相道得而萬國理矣相道既得萬國既理天下舉首而望曰吾相之功也後之人循跡而慕曰彼相之才也士或談殷周之理者曰伊傅周召其百執事之勤勞而不得紀焉猶梓人自名其功而執用者不列也大哉相乎通是道者所謂相而已矣其不知體要者反此以恪勤為公以簿書為尊衒能矜名親小勞侵衆官竊取六職百役之事听听於府庭（韓曰听听然笑也魚隱切）而

遺其大者遠者焉所謂不通是道者也猶梓人而不知繩墨之曲直規矩之方圓尋引之短長姑奪衆工之斧斤刀鋸以佐其藝又不能備其工以至敗績用而無所成也不亦謬歟或曰彼主為室者儻或發其私智牽制梓人之慮奪其世守而道謀是用（詩如彼築室于道謀）雖不能成功豈其罪耶亦在任之而已余曰不然夫繩墨誠陳規矩誠設高者不可抑而下也狹者不可張而廣也由我則固不由我則圮（部鄙切毀也）彼將樂去固而就圮也則卷其術默其智悠爾而去不屈吾

道是誠良梓人耳其或嗜其貨利忍而不能捨
也喪其制量屈而不能守也擠橈屋壞則曰非
我罪也可乎哉可乎哉余謂梓人之道類於相
故書而藏之梓人蓋古之審曲面勢者禮考工記註審察五材曲直方面形勢之宜今謂之都料匠云余所遇者楊
氏潛其名

李赤傳

韓曰赤自謂歌詩類李白而赤其名
狂士也其所養可知黃曰司馬長卿
名相如以名慕藺相如者也不效其
全璧之高風而使訷之辭有藺氏所
不爲牛僧孺字思黯以字慕汲黯者
也不效其好諫之高節而市人之行

有識直所不齒李太白以神仙風姿布衣入翰苑使高力士脫韡眼空四海而李赤氣於妖鬼以世爲溷以溷爲帝居清都白固如是耶

李赤江湖浪人也嘗曰吾善爲歌詩詩類李白故自號曰李赤遊宣州州人館之一本無州人二字其友與俱遊者有姻焉間累日乃從之館赤方與婦人言其友戲之赤曰是媒我也吾將娶乎是友大駭曰足下妻固無恙太夫人在堂安得有是豈狂易病惑耶易音亦取絳雪餌之赤不肯有間婦人至又與赤言即取巾經其脰孫日經縊也脰項也音豆赤兩手助之舌盡出其友號而救之婦人解

其巾走去赤怒曰汝無道吾將從吾妻汝何爲者赤乃就牖間爲書輟而圓封之韋曰卧不開口曰輟音展又左展女箭二切又爲書博封之訖如厠久一有而字其友從之見赤軒厠抱甕詭笑而側視勢且下入乃倒曳得之又大怒曰吾已升堂面吾妻吾妻之容世固無有堂之飾宏大富麗椒蘭之氣油然而起顧視汝之世猶溷厠也溷胡困切而吾妻之居與帝居鈞天清都無以異孫曰史記趙簡子夢遊鈞天若何苦余至此哉然後其友知赤之所遭乃厠鬼也聚僕謀曰亟去是厠遂行宿三十里夜赤又如

廁久從之且復入矣持出洗其汙衆環之以至
口去抵他縣縣之吏方宴赤拜揖跪起無異者
酒行友未及言已飲而顧赤則已去矣走從之
赤入廁舉其牀捍門門堅不可入其友叫且言
之衆發牆以入赤之面陷不潔者半矣又出洗
之縣之吏更召巫師善呪術者守赤赤自若也
夜半守者怠皆睡及覺更呼而求之見其足廁
外赤死久矣獨得尸歸其家取其所爲書讀之
蓋與其母妻訣其言辭猶人也柳先生曰李赤
之傳不誣矣是其病心而爲是耶抑固有廁鬼

耶赤之名聞江湖間其始為上無以異於人也一惑於怪而所為若是乃反以世為溷溷為帝居清都其屬意明白屬蠋音今世皆知笑赤之惑也及至是非取與向背決不為赤者幾何人耶反修而身無以欲利好惡遷其神而不返則章亙作矣本又何暇赤之笑哉樺註東坡有李赤詩并題跋見本集

蝜蝂傳

黃臣多藏必厚亡財多必害己古人所數子厚知此其體王孫則為其竊食自寶也其招海賈則慕其以利易生也賤千金以甘溺所以氣零陵之氓貪重負以至死所以閔負蝂之蟲戒之深矣然規權匿私卒階黨錮拑

言之不能行歟抑其及禍而後悔歎又曰豪驕善負愈重而後起然工於李人故獲養而無害要蝂遇物愈貪而不已然無所用故受禍而莫救韓曰公之所言盡指當時用事貪取逐甚者○蝜音負又扶缶切蝂音版

蝜蝂者 孫曰蝜蝂亦雅作負版 善負小蟲也行遇物輒持取卬其首負之 卬音昂亦作仰 背愈重雖困劇不止也其背甚澀物積因不散 因一本作固 卒躓仆不能起 躓知利切仆音赴又音訃 人或憐之為去其負苟能行又持取如故又好上高極其力不已至墜地死今世之嗜取者遇貨不避以厚其室不知為已累也唯恐其不積及其怠而躓也黜棄之遷徙之亦

以病矣若能起又不支日思高其位大其祿而
貪取滋甚以近於危墜蹈前之死亡一本有曾字不
知戒雖其形魁然大者也其名人也而智則小
蟲也亦足哀夫哀一作悲

曹文洽韋道安傳元闕

孫曰曹文洽李晟寘牙將也貞元十六年監軍薛盈珍遣小吏程務挺誣奏節度使姚南仲罪文洽亦奏事長安知之追及務挺於長樂驛中夜殺之沉盈珍表於廁中自作表雪南仲之冤且首專殺之罪亦作狀白南仲遂自殺明旦門不啓驛吏排之入得表狀於文洽尸旁上聞而異之○又是歲五月庚戌徐州節度使張建封卒壬子軍亂殺判官鄭通誠建目

子惰知軍事以抗王命韋道安死之韓曰二公傳諸本皆闕然集中有韋道安詩言其事甚詳觀此詩則傳之意可見矣題云曹文洽韋道安傳則事必稍闕豈詩所謂自言故刺史者耶或與道安同赴刺史之急者也

唐柳先生集卷之十七

唐柳先生集卷之十八

騷

乞巧文

集說荆楚歲時記七夕婦人以綵縷穿七孔鍼陳几筵酒脯瓜果於庭中以乞巧或云見天漢中奕奕白氣有光五色以爲徵應見者得福此乞巧之所自也然公爲此文假是以見其拙於詐已耳晁無咎取之於變騷而系以辭曰周鼎鑄倕而使吃其指先三代見大巧之不可爲也故子貢教抱甕者爲桔槹用力少而見功多而抱甕者羞之失鳩不巢拙莫比焉而屈原乃曰雄鳩之鳴逝兮吾獨惡其佻巧原誠傷世澆僞故詆拙以爲巧意昔之不然者今皆然矣甚之者宗元之作雖亦閔時奔騖要歸諸厚然

宗元媿拙矣

柳子夜歸自外庭有設祠者餐餌馨香董云饔厚粥也潘云饔之然之善二切以稻米與狼臅膏爲饔蔬果交羅插竹垂綏而追切剖瓜犬牙且拜且祈怪而問焉女隸進曰今茲秋孟七夕天女之孫將嬪於河鼓孫曰漢天文志云織女天孫女嬪婦也韓曰吳均齊記云七月七日織女當渡河暫詣牽牛爾雅云何鼓謂之牽牛邀而祠者幸而與之巧驅去蹇拙手目開利組紝縫製董曰紝補縫也紝機縷也○組總古切紝女鴆切將無滯於心焉爲是禱也柳子曰苟然歟吾亦有所大拙儻可因是以求去之乃纓弁束衽張曰弁冠也衽衣衿也促

武縮氣旁趨曲折偃僂將事偃委羽切僂隴主切再拜稽首稱臣而進曰下土之臣竊聞天孫專巧于天轇轕璇璣孫曰轇轕猶交加也書在璿璣玉衡璣正天文器璇美玉經緯星辰能成文章黼黻帝躬以臨下民欽聖靈仰光耀之日久矣今聞天孫不樂其獨得貞卜於玄龜將蹈石梁款天津孫曰天津九星橫河中主四瀆津梁儷於神夫董曰儷伉儷也于漢之濱兩旗開張中星耀芒孫曰晉天文志左旗九星在天河鼓左旁右旗亦如之而河鼓居其中靈氣翕歘呼勿切茲辰之良幸而弭節孫曰弭徐行也薄遊民間臨臣之庭曲聽臣言臣有大拙智所不化醫所不攻威

不能遷寬不能容乾坤之量包含海岳臣身甚微無所投足蟻適于垤蝸休于殼龜黿螺蚌螺盧戈切蚌音蜯皆有所伏臣物之靈進退唯辱仿佯為狂潘云佯佯音旁羊徙倚也局束為諂吁吁為詐坦坦為忝他人有身動必得宜周旋獲笑顛倒逢喜已所尊昵人或怒之繆情徇勢射利抵巇童口巇山陂貌音羲中心甚憎為彼所奇忍仇佯喜悅譽遷隨胡執臣心常使不移反之是已曾不惕疑貶名絕命不負所知抃嘲似傲貴者啓齒臣旁震驚彼且不恥叩稽匍匐言語譎詭令臣縮恧女六切下同彼

則大喜臣若豥之贖總叢已彼誠大巧臣掐無
比王侯之門狂吠狴犴（狴音陛又邊迷切）臣到百步猴
猲顛汗膔肝逆走魄遁神叛欣欣巧夫徐入縱
誕毛舉掉尾百怒一散世途昬陰擬步如漆左
低右昂闘冒衝突鬼神恐悖聖智危慄泯焉直
透所至如一是獨何工縱横不恤非天所假彼
智焉出獨奮於臣恒使玷黜沓沓騫騫恣口所
言迎知喜惡默測憎憐揺脣一發逕中心原膠
加鉗夾（藩六鉗其夾切或作鍩夾讀爲甲周禮弁夾詳鍩箭具也）誓死無還
探心扼膽踊躍拘牽彼鞋佯退胡可得辦獨結

臣舌喑抑銜寃（喑音陰）擘眥流血（眥音劑）一辭莫宣
胡爲賦授有此奇偏眩耀爲文瑣碎排偶抽黃
對白喁喁飛走（舊註喁喁鳥聲也音弁）駢四儷六錦心繡
口宮沈羽振笙簧觸手觀者舞悅誇談雷吼獨
溺臣心使甘老醜嚚昏莽鹵樸鈍枯朽不期一
時以俟悠久旁羅萬金不鬻弊帚（補註文選家有弊帚享之
千金）跪呈豪傑投棄不有眉矉頞蹙（眥曰矉目根張也○頞音
遏）嘒嚖喟歐（嘒呼惠切[illegible]切歐音漚）大赦而歸塡恨低
首天孫司巧而窮臣若是卒不余畀獨何酷歟
敢顙聖靈悔禍矜臣獨韻付與姿媚易臣頑嚚

鑿臣方心規以大圓拔去吶舌吶與訥同納以工言

文詞婉軟步武輕便平聲齒牙饒美眉睫增妍突

梯卷䜌孫曰楚辭卜居云將突梯滑稽以絜楹乎突梯隨俗貌莊子䜌卷傖囊而亂天下卷䜌不申舒貌音拳攣為世所賢公侯卿士五屬十連童曰王制五國以為屬屬有長十國以為連連有帥○屬音註彼獨何人長享終

天言訖又再拜稽首俯伏以俟至夜半不得命

疲極而睡見有青褎朱裳韓曰褎衣袂也音袖手持絳節

而來告曰天孫告汝汝詞良苦凡汝之言吾所

極知汝擇而行嫉彼不為汝之所欲汝自可期

胡不為之而誑我為汝唯知恥諂貌淫辭寧辱

不貴自適其宜中心已定胡妄而祈堅汝之心竊汝所持得之為大失不汙卑凡吾所有不敢汝施取一作安致命而昇汝慎勿疑嗚呼天之所命不可中革泣拜欣受初悲後懌抱拙終身以死誰惕黃曰聖賢之學急於內而緩於外所造有淺深所見有昏明所養有寬狹所聞有多寡是巧拙之所由分若夫言之聽不聽仕之遇不遇身名榮辱爵位高下則非巧拙之所系也故大智若愚大辨若訥如愚者聖人所與無智名者史氏所稱此俗所謂拙者安知其非真巧歟予厚既發不重貴己其論巧拙之大意特在於言語用捨仕宦進退之間又何足以知真巧拙所在邪

罵尸蟲文并序

韓曰公此文蓋有所寓也貞元中公以黨累貶永州司馬宰相惜其才欲澡濯用之詔補袁州刺史其後諫官頗言不可用遂罷當時之讒公者眾矣假尸蟲嫉其惡也當是謫永州後作

有道士言人皆有尸蟲三處腹中伺人隱微失誤輒籍記日庚申幸其人之昏睡出讒于帝以求饗韓曰酉陽雜俎云人有三尸上尸青姑伐人眼中尸白姑伐人五臟下尸血姑伐人胃命凡庚申日言人過於帝古語云三守庚申三尸伏七守庚申三尸滅潘云按道書上尸彭琚中尸彭質下尸彭矯以是人多謫過疾癘夭死柳子特不信一本無特字曰吾聞聰明正直者為神帝神之尤者一本無者字其為聰明正直宜大也安有下比

陰纖小虫縱其狙詭潘云狙七餘切狙音詐故以爲名迯其變詐以害于物而又說之以饗其爲不宜也殊慝吾意斯蟲若果爲是則帝必將怒而戮之投于下土以殄其類俾夫人咸得安其性命而背慝不作然後爲帝也余既處卑不得質之于帝而嫉斯蟲之說爲文而罵之

來尸蟲汝曷不自形其形一本作自刊者非陰幽詭仄而寓乎人跪作詭本以賊厥靈膏肓是處兮童曰成年十民晉侯求醫於秦秦伯使醫緩爲之未至公夢疾爲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曰疾不可爲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說

之肓心上膈下也音荒不擇纖卑潛覸默聽兮導人為非
覸一本作窺潘云七慮切冥持札牘兮摇動禍機卑陬拳縮
兮宅體險微潘云陬走侯側留二切盬子卑孚失色註愧懼貌顏色不自得也
以曲為形以邪為質以仁為凶以僭為吉以淫
諛諂誣為族類以中正和平為罪疾以通行直
遂為顛蹶以逆施反鬬為安佚譖下謾上韓曰謾欺
也謾官切恒其心術妬人之能幸人之失利昬伺睡
旁睨竊出張曰睨斜視也五計切走讒于帝遂入自屠冪
然無聲冪音覓其意乃畢求味已口胡人之恤彼
脩蛕恙心韓曰蛕腹中長蟲也音回他本蛕作蚘短蟯穴胃韓曰蟯亦

（腹中蟲也如消去消二切）外捜疥癘（張曰疥瘙癢也癘疫氣也）下索瘻瘵（唐曰瘻瘡也瘵後病瘻力閭切痔洽里切）○侵人肌膚為已得味世皆禍之則惟汝類良醫刮殺（潘云刮古刹切周禮註劀謂刮去膿）（肉殺謂以藥食其惡肉）聚毒攻餌旋死無餘乃行正氣汝雖巧能未必為利帝之聰明宜好正直寧懸嘉饗答汝讒慝吒付九關貽虎豹食（韋曰楚辭宋玉招魂虎豹九關啄害下人言天門九重使神虎豹執其開閉主啄齧天下欲上之人而殺之）下民舞躍荷帝之力是則宜然何利之得速收汝之生速滅汝之精蓐收震怒（韓曰蓐收天之刑神禮記孟秋之月其神蓐收）將敕雷霆擊汝酆都（潘云道書北都羅酆甚山名即北帝之鬼都也）

○酆音豐麋爛縱横俟帝之命乃施于刑羣邪殄夷大道顯明害氣永革厚人之生皇不神且聖歟祝曰潘云祝七救切詛也尸蟲逐禍無所伏下民百禄惟帝之功以受景福尸蟲誅禍無所廬下民其蘇惟帝之德萬福来符臣拜稽首敢告于玄都

斬曲几文

韓曰觀其文盡指當時以諂曲變用者又謂上之人不明棄直而用曲則不才者進其旨微矣皆貶謫後作與前篇相先後云

后皇植物韓曰楚辭九章后皇嘉樹橘徠服兮註后后土皇皇天也所貴乎直聖主取焉主一作王以建家國亘為棟楹齊為閭

閫閫苦本切閾音域外隅平端中室謹飾一本作飭度爲以
几孫曰周禮室中度以几几三尺也○度待洛切維量之則君子憑之
以輔其德其一作有末代淫巧不師古式斷茲揉木
韓曰揉屈伸木也以限財賄歆形詭狀曲程詐力制類
奇邪奇音畸邪音衺用絕繩墨勾身陋狹危足僻側支
不得舒脅不遑息余胡斯蓄以亂人極追咎厥
始惟物之殘稟氣失中遭生不完託地墝垤韓曰
何休曰墝埆不生五穀曰不毛垤蟻冢也○墝口交切垤徒結切反時燠寒鬱
閼結澀閼一本作閉癃蹇艱難癃音隆蹇一作塞不可以遂
遂斲其端離奇詰屈韓曰鄒陽上書云蟠木根柢輪囷離奇而爲萬乘器

者以上古先縮惡巑岏○董曰巑岏銳上也高也爲之容也巑音攢岏五官切

含蛤孕蠱韓曰蝎胡葛切木中蠹也○蠹音妬外邪中乾或因先

容以售七讁見上○讁責也音蟜蟜下同蟜音堯病夫甘爲制器

以安彼風毒敗形陰沴遝魄韓曰相儷謂之儷閭計切禍氣

侵骨淫神化脉體亙筋倦縈乖衛遊乃喜茲物

以爲已適器之不祥莫是爲敵烏可昵近以招

禍癖音僻且入道甚惡惟曲爲先在心爲賊在口

爲愆在肩爲僂在膝爲攣戚施踦跂任曰戚施不能仰者

踦曲也○跂有跂踵國其人行腳跟不著地○踦墟綺切跂丘弭切匍匐拘拳古

皆斥遠莫致於前問誰其類惡木盜泉韓曰選陸士衡

猛虎行渴不飲盜泉水熱不息惡木陰孫曰管子云士懷耿介之心不蔭惡木之枝惡木尚猶恥之況與惡人同處尸子云孔子至于盜泉渴矣而不飲惡其名也

朝歌迴車

孫曰讀鄒陽書云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迴車褚曰邑約云紂作朝歌之音朝歌者不時也

簡牘載爲

載一六篇

昭王市骨樂毅歸燕

韓曰燕昭王孚幣以招賢者郭隗曰古之人君有使涓人求千里馬者馬已死買其首而返君王大怒涓人曰死馬且買況生者乎不期年千里馬至者三焉今王致士先從隗始況賢於隗者哉昭王爲隗築宮而師之於是士爭趨燕樂毅自魏往以爲亞卿

今我斬此以希古賢

諂諛宜惕正直宜宣道爲是達法爲是專咨爾

君子曷不乾乾既和且平獲祐于天去惡在微

愼保其終

贊曰好惡根於心不誑物以自見棄者不飲貪泉正者不食邪蒿叉李者

必悲黑白之紛亂乎者不當圓轉之器宜也二十
厚悤於禄仕曲腰磬角畏公侯者多矣而反
斬絶曲几几不方可
得無盬誅之究乎

宥蝮蛇文并序

補註宗無答乘罵尸蟲悄工寄并此宥蝮蛇文以附夢發系之曰雜發以且能鸞鳳託君子以惡禽臭物指讒佞云孫刀處其蛇小人讒佞之類也其憎之迄慮之也君畏有北之意也其宵二也亦遠小人不惡而羣之意也蓋蕃繫備此義而宗元放之焉○蝮音覆

家有僮善執蛇晨持一蛇來謁曰是謂蝮蛇補註暗毒虵名也一蛇之鼻上有鍼大其長七八尺一名反鼻蛇南方犯於人死不治又善伺人聞人咳喘步驟輒不勝其毒捷取

巧噬音誓肆其害然或慊不得於人則愈怒舊注嗔恨也齧苦結切反齧草木草木立死後人來觸死莖猶墮指攣腕瘇足攣閭員切腕烏貫切瘇時勇切為廢病必殺之是不可留余曰汝惡得之曰得之榛中曰榛中若是者可既乎曰不可其類甚博余謂僮曰彼居榛中汝居宮內彼不汝即而汝即彼犯而鬬死以執而謁者汝實健且險以輕近是物然而殺之汝益暴矣彼耕獲者求薪蘇者孫曰漢書樵蘇後爨蘇草也皆土其鄉知防而、焉執來操鞭持芟扑以遠其害汝今非有求於榛者也密汝居易汝庭

孫曰易以豉切謂蒐治亭木不㷉奥不步闇是惡能得而宣
汝且彼非樂為此態也造物者賦之形陰與陽
命之氣形甚怪僻氣甚禍賊雖欲不為是不可
得也是獨可悲憐者又孰能罪而加怒焉汝勿
殺也余悲其不得已而所為若是叩其脊諭而
宥之其辭曰
吾悲乎天形汝軀手一作夫絕翼去是無以自扶曲
膂屈脅惟行之紆目兼蜂蠆色混泥塗蜂音峯蠆丑邁切
切其頸蹙惡頸一作頭其腹次且次七私切且七余切褰鼻鉤
牙穴出榛居蓄怒而蟠銜毒而趨志蘄害物陰

姖潛狙子余切謂家何之字本作屁汝之稟受若是雖欲爲
蠹爲蟦韓曰蠹蝂蟇蟦蠸蟦遴反行即寒詞也○蠹音蛙蟦母忍切焉可得
已凡汝之爲惡非樂乎此緣形役性不可自止
草搖風動百毒齊起首拳脊努咈舌搖尾書註嘖嘖
貌言冊不逞其凶若病乎已世皆寒心我獨悲爾
吾將薙吾庭舊註薙除也菅吾搵窖吾垣窖音教本作窒
嚴吾扃俾與草不植而穴隙不萠隟乞逆切字當作隙與
汝異遂不相交年雖汝之惡焉得而行噫造物
者胡甚不仁而巧成汝質既稟乎此能無危物
賊害無辜惟汝之實陰陽爲戾假汝忿疾余謂

汝尤是戮是抶(音迭撻也)胥汝于野自求終吉彼樵

豎侍芟農夫執耒不幸而遇將除其害餘力一

揮應手糜碎我雖汝活其惠實大他人畏心誰

釋汝罪形既不化中焉能悔嗚呼悲乎汝必死

乎毒而不知反訟乎內今雖寬焉後則誰齊(一作)

咳陰陽爾造化爾道烏乎在可不悲歟

憎王孫文 并序

韓曰漢王延壽嘗爲王孫賦有云顏狀類乎老翁軀體似乎小兒王孫蓋猴類而小者也補註陳長方云余嘗疑宥蝮蛇憎王孫文序已述其意詞又述之閭丘鑄曰柳子晚年學佛書先生述其義乃作偈曰柳子熟之下筆

遂爾余為一笑

猨王孫居異山德異性不能相容猨之德靜以恒類仁讓孝慈居相愛食相先行有列飲有序不幸乖離則其鳴哀有難則內其柔弱者難乃旦切不踐稼蔬木實未熟相與視之謹既熟嘯呼羣萃然後食衎衎焉山之小草木必環而行遂其植故猨之居山恒鬱然王孫之德躁以囂虛驕牛刀二切勃諍號呶號音豪呶尼交切唶唶彊彊孫曰唶唶大聲也彊彊相隨貌詩鵲之彊彊昔音責又子夜切○雖羣不相善也食相噬齧倪結切行無列飲無序乖離而不思有難推其柔

弱者以免好踐稼蔬所過狼藉披攘木實未熟
輒齕齩投注齕下沒切齩五交切竊取人食皆知自實其
嗛舊註以頓貯食曰嗛盡謂猴藏食也○嗛苦簟切山之小草木必凌
挫折挽使之瘁然後已故王孫之居山恒蒿然
以人是猨羣衆則逐王孫王孫羣衆則齚猨韓曰齚齧
也仁皆切一作齜猨棄去終不與抗然則物之甚可憎
莫王孫若也余棄山間久見其趣如是作憎王
孫云
湘水之悠兮一本作浟浟兮其上羣山胡茲鬱而彼瘁
兮善惡異居其間惡者王孫兮善者猨環行遂

植兮止暴殘王孫兮甚可憎噫山之靈兮胡不
賊旃跳踉叫囂兮跳徒彫切踉呂堂切衝目宣齗舊註齗齒根肉
魚斤切外以敗物兮內以爭羣排鬬善類兮譁駭
披紛譁音華駭下楷切盜取民食兮私己不分充嗛果
腹兮韓曰謙子二猿而返腹猶果嗛果如字又苦火切飽貌驕傲驩欣嘉
華美木兮碩而繁羣披競齧兮枯株根毀成敗
實兮更怒喧居民怨詈兮號穹旻號音豪旻音民王孫
兮甚可憎噫山之靈兮胡獨不聞猴之仁兮受
逐不校退優游兮惟德是儆廉來同兮聖囚韓曰
飛廉惡來紂臣也聖囚謂文王囚於羑里禹稷合兮凶誅張曰謂舜用禹稷去

四凶羣小遂兮君子違大人聚兮孽無餘善與惡

石同鄉兮否泰既兆其盈虛（否鄙備切）伊細大之固

然兮乃禍福之攸趨王孫兮甚可憎噫山之靈

兮胡逸而居（黃曰子厚憎王孫文以猿喻君子王孫喻小人有意乎刑君子而去小人也當時君子孰賢於韓退之白居易小人孰甚於王伾王叔文子厚不與韓白爲徒直節不原乃附叔文以求進卒與六司馬同貶所謂猿象則逐王孫今因不與猿而從王孫以自取禍者耶）

逐畢方文 幷序

（潘云山海經漢武帝時有獻獨足鶴東方朔奏曰所謂畢方鳥也淮南子木上畢方註木之精也狀如鳥青色赤脚一足不食五穀）

永州元和七年夏多火災日夜數十發少尚五六發過三月乃止八年夏又如之人咸無安處老弱燔死（燔音煩）晨不爨（取亂切）暝不燭（暝一亦作夜）皆列坐屋上左右視罷不得休（罷音疲）蓋類物為之者（物鬼物也）訛言相驚云有怪鳥莫實其狀山海經云章莪之山有鳥如鶴一足赤文白喙其名曰畢方見則其邑有譌火（孫曰已上皆山海經之文妖言曰譌譌與訛同）王（五戈切）著今火者其可謂譌歟而人有以鳥傳者其畢方歟遂邑中狀而圖之禳而磔之（孫云禳禳祀除癘也磔牲以禳於四方之神音許磔裂也陟格切）為之文而逐之

后皇庶人兮敬授羣林大施棟宇兮小蔽草萊
各有攸宅兮時闔而開火炎爲用兮化食生財
胡今茲之怪戾兮日卜爇而窮災爇如劣切朝儲清
以聯邃兮夕蕩覆而爲灰焚傷羸老兮炭死童
狡叫號隨突兮户駭人哀袒夫狂走兮倏忽往
來張曰袒謂肉袒鬱攸孽暴兮孫曰哀三年左氏濟濡帷幕鬱攸從之注火氣
也〇暴音剥混合恢合韓曰楚辭九辯云收恢炱之孟夏兮炱音台民氣
不舒兮僵踣顛顇僵音薑踣匹候蒲北二切沐炊息燎兮灰
伏熛煤門蕞晦黑兮啓伺奸回若隆之天兮隆一
作墮若生之鬼令行不訛兮國恐盡已問之禹書

畢方是祟韓曰山海經乃禹所撰故云○祟音遂嗟爾畢方兮胡肆其志皇亶聰明兮韓曰書亶聰明作元后亶信也念此下地災皇所愛兮僇死無貳僇音戮戮字幽形扇毒兮陰險詭異終今不懲兮衆懟咸至懟音訴皇斯震怒兮殄絕汝類祝融悔禍兮韓曰祝融火神晉語黎為高辛氏火正光照四海命之曰祝融祝始也融明也註回祿屏氣孫曰左氏禳火于玄冥回祿玄冥水神回祿火神大陰施威兮玄冥行事張曰楚辭考文寘於空桑註玄冥大陰之神汝雖赤其文隻其趾逞工衒巧莫救汝死黠知亟去兮黠下八切愚乃止此高飛兮翺翔遠伏兮無傷海之南兮天之裔汝優游兮可卒歲

皇不怒兮永汝世日之良兮今速逝急急如律令潘云李濟翁資暇録云令宜讀爲零律令雷邊捷鬼善走與雷相疾速故云如此鬼之疾速也

辯伏神文 并序

余病痞且悸韓曰公又嘗與李建書云僕白云年八月末痞疾猶已又與楊憑書云一二年來痞氣尤甚又云每人大言則蹶氣震布蕪心而按膺不能自止○痞部鄙切悸其季切心動貌謁醫視之曰唯伏神為宜明日買諸市烹而餌之病加甚召醫而尤其故醫求觀其滓滓澱也壯士切曰吁盡老芋也彼鬻藥者鬻音育欺子而獲售子之懵也而反尤於余不以過乎余戍然

慙憒然憂憒口槩切推是類也以往則世之以芊自售而病乎人者衆矣又誰辨焉申以詞云

伏神之神兮惟餌之良愉心舒肝兮魂平志康毆開滯結兮毆音區調護柔剛和寧悅懌兮復彼恒常休嘉訢合兮播云訢虛其切烝也禮記云天地訢合註讀曰熹一音欣邪怪遁藏君子食之兮其樂揚揚余殆於理兮榮衛蹇極伏盈積塊兮孫曰史記倉公傳陽虛侯病痺根在右脅下大如覆盃悸不得息有醫道余兮求是以食往沽之市兮沽買也欣焉有得滌濯爨烹兮專恃爾力反增兮疾兮昏憒馮塞憒胡對切馮音憑余駭其狀兮往

尤于醫徵渰以觀兮既笑而嘻曰予胡眛愚兮
茲謂蹲鴟（孫曰史記汶山之下沃野有蹲鴟舊註蹲鴟芋魁也○蹲音存鴟處之切）
處身猥大兮善植圩早（孫曰于早下濕之地）謂受氣頑昏
兮陰僻歆飽（歆亦作欲）累積星紀兮以老為奇潛苍
水土兮混雜蝝蚳（韓曰蝝蝗子也蚳蟻卵也○蝝惟船切蚳丈飢切）不
辜充腹兮惟適之宜野夫忮害兮（童曰忮狠也音寘）假
是以歆刮肌刻貌兮觀者勿疑中虛以脆兮（脆青歲切）
臧外澤而夷誤而為餌兮命或殆而今無以追
兮後慎觀之嗚呼物固多偽兮知者蓋寡考之
不良兮求福得禍書而為詞兮願寤來者

愬螭文并序

零陵城西有螭室于江（補註零陵永州郡名說文螭若龍而黄說無角曰螭○螭丑支切）法曹史唐登浴其涯螭牽以入一夕（一本作昔）浮水上吾聞凡山川必有神司之抑有是耶於是作愬螭投之江曰

天明地幽孰主之兮（韓曰莊子天其運乎地其處乎孰主張是）壽善夭殤終何爲兮堆山釃江（釃山宜切又所綺切潘云分其流也）司者誰兮突然爲人使有知兮畏危慮害趍走祗兮父毋孔愛湨子嘻兮出入公門不擭非兮滺滺湘流（舊註滺滺本流流貌並音攸）清且微兮陰幽洞石蓄怪

蟜兮胡濯茲熱卒無歸兮親戚叫號閭里思兮
魂其安游覩湘纍兮孫曰揚雄反離騷因江潭而往記兮欽弔楚之湘纍註諸不以犯罪死曰纍屈原赴湘死故曰湘纍○纍力追切嗟爾怪蟜害江
湄兮湄音眉涎涑重瀾物莫威兮涎徐連切重平聲灡作瀾
蟉形決目潛伺窺兮蟉力幽巨糾二切潘云蚴蟉龍行動皃膏血
是利私自肥兮歲既大旱澤莫施兮妖猾下民
使顛危兮充心飽腹肆敖嬉兮洋洋往復流逶
迤兮逶於危切迤音移又夷爾切亦作迆惟神高明胡縱斯兮蔑
棄無辜逞怪姿兮胡不降罰肅川坻兮舟者於
欣游者熙兮蒲魚浸用吉無疑兮牲牷玉帛人

是依兮匪神之愬將安期兮神之有亡於是推兮投之北流心孔悲兮

哀溺文 幷序

韓曰文蓋指事以寓意其曰得不有大貨之溺大氓者乎蓋端指貪剝以指生者文意皆指是非象夫衆之爾者而哀夫世之溺者云耳與知濟貢之意同

零陵之氓咸善游零陵一本作永童曰游泅也說文行水一日水暴甚有五六氓乘小船絶湘水中濟船破皆游一本游上有浮字其一氓盡力而不能尋常孫曰八尺曰尋倍尋曰常其侶曰汝善游最也今何後為曰吾腰千錢

重是以後曰何不去之不能搖其首有頃益怠
已濟着立岸上呼且號曰汝愚之甚蔽之甚身
且死何以貨為又搖其首遂溺死吾哀之且若
是得不有大貨之溺大者乎於是作哀溺
吾哀溺者之死貨兮惟大氓之為憂世濤皷以
風湧兮浩滉蕩而無舟滉戶廣切不讓禄以辭富兮
又齊々窺而詭求手是亂而無如兮負重踰乎崇
丘既浮顚而滅膂兮浮顚一作搖頭者非不欲釋利而離
尤韓曰離騷經進不入以離尤兮註離尤遭禍也欲一本作忽呼號者之莫
救兮愈搖首以沇流髮披鬟以舞瀾兮張曰楚辭大招

豕首縱目被髮鬤只註鬤髮亂也如陽切魂倀倀而焉遊倀丑良切又音棖潘

云無見貌黿鼉互進以爭食兮魚鮪族而為蓄始貪

羸以嗇厚兮終負禍而懷讎前既沒而後不知

懲兮更攬取而無時休哀茲氓之蔽愚兮反賊

己而從仇不量多以自諫兮姑指幸者而為謀

夫人固靈於鳥魚兮胡昧罽而蒙鉤童曰罽羅也音罽

大者死大兮小者死小善游雖最兮卒以道夭

與害偕行兮以死自繞推今而鑒古兮鮮克以

保其生衣寶楚紂兮孫曰史記紂兵敗走入鹿臺衣其寶玉衣赴火而死

專利滅榮孫曰國語周厲王好利近榮夷公芮良夫諫曰王室其將卑乎夫榮公好

專利而不知大難豺狼死而猶餓兮牛腹尸而不盈蹇曰

尸亦死也牛至死腹猶未蒲民既貧貧而無知兮一本無民字貧曰茂

潘云禮記貿貿然而來註目不明貌故與彼咸謚為眠死者不足

哀兮冀中人為余再更噫更平聲

招海賈文

韓曰此文是無咎取以續楚辭系之曰昔屈原不遇於楚徬徨無所依歸乘雲騎龍遨遊八極以從已志而不可猶怛然念其故國至于將死精神離散四方上下無所不往入有衆鬼虎豹怪物之害故大招其魂而復之言皆不若楚國之樂者招海賈文華變其義蓋取諸此也宗元以謂時恒冐利遠而不復不如已故鄭常產之樂亦以諷世之士行險僥倖不如居

易以侯命云○賈音古

咨海賈兮君胡以利易生兮卒離其形大海盪泊兮盪音蕩晏本泊作汩顛倒日月龍魚傾側兮神怪蹻突蹻還規切突陁設切滄茫無形兮往來遷卒子忽切陰陽開闔兮氛霧滃渤滃烏孔切渤蒲設切君不返兮逝恍惚一本無逝字怳一與恍同舟航軒昂兮下上飄鼓騰趠嶢嘄兮童曰趠敕教切超也又敕角切疾走貌嶢音堯嘄火列切危高也萬里一覩崒入泓坳兮張曰崒峯巉嵒也才律昨莫二切泓烏宏切坳於交切視天若畝孫曰說文六尺為步步百為畝莫候切與畝同奔螭出抃兮翔鵬振舞天吳九首兮孫曰山海經云朝陽之谷神曰天吳是為水伯其為獸也

八首八足八尾背青黃人面此作九首恐誤更笑迭㛹垂涎閃舌兮
揮霍旁午君不返兮終為厲黑齒齾齴鱗文肌
韓曰木元虛海賦汎汎悠悠於黑齒之邦註黑齒海外國名晝曰齾齒不正齴齒露也○齾士眼切齴魚蹇切
三角駢列兮耳離披
韓曰山海經鮫魚背腹皆有刺鮫如三角菱○鮫音陵
反齗又牙踔嶔崖
童曰齗齒根肉踔踶也嶔崟山高險也○齗魚斤切踔勑教切又尺約敕角一切嶔音欽
蛇首豨鱗虎豹皮
韓曰沈懷遠南越志鱗魚鯉也形如蛇而四尺沈瑩臨海水異物志虎鯌長五尺黃黑斑文耳目齒牙自似虎形或變乃成虎豨豕也音希
羣浚互出讙遨嬉臭腥百里霧雨瀰君不返兮以充飢弱水蓄縮
韓曰張衡思玄賦亂弱水之潺湲兮楚辭大招東有大海弱水浟浟只註東海其水淖溺沉沒萬物也弱一本

作涸其下不極投之必沉須羽無力窦曰山海經云崑崙之丘
其下有弱水環之不能載鴻毛鯨鯢鬐畏章曰鯨鯢大魚也滛滛鬐鬣
魚力魚其二切君不返兮身自賊怪石森立涵重淵涵音
含高下迴置淊危顛章曰迺遮也呂結切崩濤攫蹢剡戈
鋋張曰鋋小矛時連切君不返兮喜沉顛声霍虢呼奠二切其外
大泊泙濟淪張曰泙水名谷也濟淪水深廣貌○泙平音平濟於倫切終古
迴薄旋天垠八方易位更錯陳君不返兮亂星
辰東極傾海流不屬音蜀泯泯超忽紛盪沃殆而
一跌兮跌徒結切沸入湯谷孫曰淮南子云日出湯谷入虞淵韓曰離騷遠
遊朝濯髮於湯谷註湯谷在東方少陽之位舳艫霏解梢若木韓曰楚辭

詳若木在崐崘西極其華照下地淮南子云建木在廣都若木在建木西○舳音軸艫音盧

君不返兮魂焉薄海若齎貨號風雷章曰海若海神名○號平聲巨鼇頷首丘山頹韓曰列子渤海之東有大壑焉其中有五谷一曰岱輿二曰員嶠三曰方壺四曰瀛州五曰蓬萊而山根無所著隨波上下不得暫峙失聖訴于帝帝使巨鼇十五舉首而戴之迭為三番六萬歲一交焉孫曰天問云鼇戴山抃何以安之○鼇音敖頷戶歌切猖狂震虩翻九垓○孫曰易震雷虩虩許逆切垓音該

君不返兮靡以摧咨海賈兮君胡樂出幽險而疾平夷惝駭愁苦而以忘其歸惝音敞上黨易野恬以舒孫曰周禮險野以人為主易野以車為上易平也韓曰上黨潞州也言天下平陸之地足以為亞而無虞也蹈蹂厚土堅無虞舊註謨嘿也怠久如

又二切蹈徒谷切歧路脉布彌九區出無入有百貨俱周游傲睨神自如撞鍾擊鮮恣歡娱潘云新殺曰鮮出前漢陸賈傳君不返兮欲誰須膠鬲得聖捐鹽魚童曰孟子膠鬲舉於魚鹽之中范子去相安陶朱韓曰范蠡既雪會稽之恥乃乘扁舟浮江湖變姓名適齊為鴟夷子之陶為朱公治產積居與時逐言富者皆稱陶朱公呂氏行賈南面孤韓曰呂不韋陽翟大賈人也往來販賤賣貴家累千金後事秦莊襄王以為相封文信侯南面稱孤弘羊心計登謀謨韓曰桑弘羊洛陽賈人子以心計言利事析秋毫領大司農盡管天下鹽鐵作平準之法盡籠天下之貨於是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賜爵左庶長煑鹽大冶九卿居孫曰東郭咸陽齊之大煑鹽孔僅南陽大冶武帝時二人皆為大司農丞祿秩山委收國租賢智走

諾争下車逍遥縱傲世所趨君不返兮謚為愚
咨海賈兮賈尚不可為而又海是圖死為險魄
兮生為貪夫亦獨何樂哉歸来兮寧君軀

唐柳先生集卷之十八

唐柳先生集卷之十九

弔贊箴戒

諸家註

弔萇弘文

韓註晁無咎取此文於變騷而爲之說曰弔萇弘文者宗元之所作也萇弘字叔周靈王之賢臣爲劉文公之屬大夫敬王十年劉文公與萇弘欲城成周使告於晉魏獻子爲政悅萇弘而與之合諸侯于狄泉衛彪傒曰萇弘其不殁乎周詩有之曰天之所壞不可支也又范仲行之難周人殺萇弘莊周云萇弘死藏其血三年而化爲碧盡語其忠誠然也宗元哀弘以忠死故弔云

有周之羸兮羸力追切邦國異圖臣乘君則兮王易

為侯威強逆制兮讋命轉幽〔轉一作輔〕瘮蠱膠密兮

〔瘮音軫字當作 瘯蠱音古毒也〕肝膽為尤〔一作仇〕奸擢蒙貨兮忠

勇以劉〔劉殺也〕伊時云幸兮大夫之蓄嗚呼危哉

河渭潰溢兮橫軀以抑嵩高拆隧兮〔張曰說文云隧小崩〕

〔一曰山摧之爾切〕舉手排直壓溺之不虞兮堅剛以為

式知死不可撓兮明章人拯夫何大夫之炳烈

兮王不寤夫讒賊卒施快於剽狡兮〔剽匹妙切 狡古巧切〕

恒就制乎強國〔孫曰謂范仲行之難萇弘與之晉以為亂周人殺萇弘〕松

栢之斬刈兮翁茸欣埴〔翁烏紅切茸亦容而隴二切〕盜驪折

足兮〔孫曰周穆王八駿其一曰盜驪音离〕罷駑抗臆〔罷音皮〕鷙鳥之

高翔兮鷥至音蘩彸喘而不食窮畏忌以羣朋兮
夫孰病百而倮一撞寡以校衆兮古聖人之所
難矧揚羸以威傲兮茲固蹐殆而違安殺身之
匪予感兮閔宗周之不完豈成城以夸功兮哀
清廟之將殘嫉彪兮之肆誕兮彌皇覽以為諛
韓曰驟云皇覽揆予于初度兮○諛年一聲姑舍道以從世兮焉用夫
考古而登賢指白日以致憤兮卒頹幽而不列
版上帝以飛精兮黮寥廓而殄絕黮徒敢切不明皃揭
馮雲以翃翍兮終冥冥以欝結竭丘傑切去也馮音憑依也音
音貢至也童日讖文飛聲音紅欲登山以號辭兮愈洋洋以

超忽心沍涸其不化兮形凝冰而自慄沍音互涸音鶴又胡故切

圖始而慮末兮非大夫之操陷瑕釁厄兮固衰世之道知不可而愈進兮誓不渝以自好

陳誠以定命兮作貞臣以與為友一本無以字比干之以仁義類兮韓曰論語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一本作比干之仁義兮一無義字

緬遼絶以不羞伯夷殉潔以莫怨兮童曰子貢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

孰克軌其遺塵苟端誠之內虧兮雖耆老其誰珍古固有一死兮賢者樂得其[illegible]大夫死忠[illegible]君子所[illegible]與嗚呼哀哉敬弔忠甫[illegible]

弔屈原文

晁無咎序此文於變騷曰弔屈原文者柳宗元之所作也不受賈誼過湘初爲賦以弔原至揚雄亦爲文而頌乃其辭自嗜山投諸江以弔之誼際原忠逢時不祥以比鸞鳳周鼎之竄棄雄則以義責尤何必沉身二人者不同亦各從志也又子厚得罪與昔人離憂云罔若與太史公所謂虞卿非窮愁亦不能著書以自見於世者哉補之論宗元之弔屈原困而知悔言其聲懟矣

後先生蓋千祀兮余再逐而浮湘（孫曰永貞元年九月公初貶邵州刺史十一月再貶永州司馬湘水合出零陵縣陽海山北入江）求先生之汨羅兮（童曰屈原爲楚懷王左徒以上官大夫讒於頃襄王王怒遷之居原至江濱被

髮行吟澤畔兮作懷沙賦於是懷石自投汨羅以死汨水名在長沙羅縣音覓擥蘅若
以薦芳兮韓曰離騷雜杜蘅與芳芷孫曰擥持也蘅杜蘅若杜若並香草也○擥魯敢切
蘅音行願荒忽之顧懷兮冀陳詞而有光一本光作明
生之不從世兮惟道是就支離搶攘兮孫曰賈誼傳云
國制搶攘○搶千羊切攘如羊切遭世孔疚孫曰孔甚也疚病也詩我乙孔疚○
疚音究華蟲薦壤兮進御羔褏韓曰書註華蟲雉也壤土壤也羊小
者曰羔左氏襄十四年衛右宰穀曰余狐裘而羔袖先生之意蓋以言其者不獲用而賤者反
得以進御云耳褏與袖同衣袂也牝雞咿嚘兮孤雄束咮韓曰書牝
雞之晨惟家之索咮喙也蓋亦以喻賢者不獲伸其喙而小人反以肆其說耳○咿嚘音伊憂
咮與噣同陟救切咥咬環觀兮蒙耳大呂孫曰咥或譌聲也梁元帝

纂要濛歌曰咗歌謂湛聲乃罌兩龍之間黃鐘大呂之聲則蒙耳而不聽也大呂六呂之一蒙
蘎也○哇烏瓜切交於交切堇喙以為羞兮韓曰堇烏頭喙烏喙皆藥之有
毒者羞饈羞也○堇音覲焚弃稷黍犴獄之不知避兮犴音岸
宮庭之不處陷塗藉穢兮藉慈夜切榮若繡黼攘折
火烈兮韓曰櫝室椽周謂之櫝齊魯謂之攔娛娛笑舞娛娛一本作嫙嫙
譊巧之嘵嘵兮舊註說文嘵嘵懼也詩曰予維音嘵嘵慼以為慼
池孫曰咸池黃帝樂名便媚鞠恧兮恧女六切羨逾西施韓曰離騷
有西施之美容謂謨言之怪誣兮反寘瑱而遠違舊註瑱他
甸切以王充耳國楚語云吾憖寘之於耳是以魏為瑱也匿重痛以諱避兮
進俞緩之不可為張曰俞緩謂俞附秦緩也二人古之良醫何先生

之凜凜兮厲鍼石而從之（鍼與針同石砭也）但仲尼之去魯兮曰吾行之遲遲（韓曰孔子去齊接淅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柳下惠之直道兮又焉往而可施（童曰柳下惠為士師三黜而不去且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今夫世之議夫予兮曰胡隱忍而懷斯惟達人之卓軌兮固僻陋之所疑委故都以從利兮吾知先生之不忍立而視其覆墜兮又非先生之所志窮與達固不渝兮夫唯服道以守義矧先生之悃愊兮滔大故而不貳沈璜瘞珮兮（瘞於計切）孰幽而不光荃蕙蔽匿兮胡久而不芳（童曰荃蕙皆香草離騷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

（而爲芳誌甚思美香○荃音孫）先生之貌不可得兮猶髣髴其文章託遺編而歎喟兮渙余涕之盈眶（張曰眶目眶音匡）呵星辰而驅詭怪兮（韓曰謂屈原放逐見楚廟圖畫天地山川神靈譎詭及古聖賢怪物行事書其壁呵而問之作天問倣以舒懣而渫憤悶也）夫孰救於崩亡何揮霍夫雷電兮（一無夫字）苟爲是之荒茫耀姱辭之矘朗兮（張曰姱好也又奪衆矘目無睛直視也又不明姱音誇矘音儻）世果以是之爲狂哀余衷之坎坎兮獨蘊憤而增傷諒先生之不言兮後之人又何望（平聲）忠誠之既內激兮抑銜忍而不長芊爲屈之幾何兮（韓曰國語融之後者芊在芊姓爭芊姓屈楚同姓○芊音彌）胡獨焚

其中膓吾哀今之為仕兮庸有慮時之否臧食君之祿畏不厚兮悼得位之不昌退自服以默默兮曰吾言之不行既婾風之不可去兮婾偷音懷先生之可忘黃曰賈生得罪於漢投文汨羅以弔屈原曰休不用於唐沉文羅沅湘以悼賈誼之見讒有欲屈原之忠而沮于上官靳尚也度之不用而億有似賈生之才而投閒長沙也其撫人固以倫矣子厚既比匪人視三閭大夫相去幾驛乃徙追慕其文天對之辭發騷十九懃西深矣又不加首而於文弟之亦足以發千古之笑

弔樂毅文

一本作弔樂毅文晁無咎曰弔樂毅文者宗元之所作也樂毅其先曰樂羊燕昭王以子之之亂而齊大敗燕昭王愁之未嘗一日而忘報齊也乃

先禮郭隗而毅往委質焉以爲上將軍下齊七十餘城田單間之毅畏誅遂降趙以書遺燕惠王曰臣聞聖賢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勇智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公傳毅之有功而不見[illegible]而以讒廢也故弔云

許縱自燕來曰燕之南有墓焉其志曰樂生之墓孫曰志謂石刻余聞而哀之其返也與之文使弔焉

大廈之騫兮風雨萃之車亡其軸兮孫曰騫虧也大廈與軸皆以喻毅乘者棄之嗚呼夫子兮不壹顧之尚何爲哉昭不可留兮道不可常畏死疾走兮狂顧徬徨補註此謂毅畏誅降趙之意燕復為齊兮韓曰趙封毅於觀津號望諸君

尊寵毅以驚動燕齊田單與燕軍戰逐燕北至河上盡復齊地東海洋洋嗟夫子之專直兮不遑後而為防胡去規而就矩兮卒陷滯以流亡惜功美之不就兮俚愚昧之周章豈夫子之不能兮無亦惡是之遑遑仁夫對趙之悃欵兮孫曰樂毅奔趙燕惠王使人讓毅且謝之毅報書云云潘云悃一本切楚辭悃悃款款註志一純也誠不忍其故邦君子之容與兮彌億載而愈光諒遭時之不然兮匪謀慮之不長跽陳辭以隕涕兮補註離騷曰攬茹蕙以掩涕兮霑余襟之浪浪跪敷衽以陳辭兮耿吾既得此中正跽長跪也巨几切仰視天之茫茫苟偷世之謂何兮言余心之不臧言一本作信

伊尹五就桀贊

黄曰觀人之言必求其意柳子贊伊尹謂其去湯就桀意桀改過而救民之速學者皆信其說蘇氏曰予然湯之當王久矣伊尹何疑焉桀能改過而免於討可庶幾也能用伊尹而得志於天下雖至愚知其不然宗元意欲以此自解說其從二王之罪也蘇氏可謂能以意逆志矣韓曰公以附王叔文見逐嘗與許京兆書云早歲與負罪親善始奇其能謂可以共立仁義裨教化過不自料勤勤勉勵惟以中正信義爲志以興堯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爲務不知愚陋不可力強其素意如此今又依此陰自解說以桀比叔文言其居勢順便可以速得志耳以叔文爲非而以德宗爲湯是果公之意哉

伊尹五就桀或疑曰湯之仁聞且見矣桀之不仁聞且見矣夫胡去就之亟也亟去吏切柳子曰惡是吾所以見伊尹之大者也彼伊尹聖人也聖人出於天下不夏商其心心乎生民而已曰孰能由吾言由吾言者為堯舜而吾生人堯舜人矣退而思曰湯誠仁其功遲桀誠不仁朝吾從而暮及於天下可也於是就桀桀果不可得反而從湯既而又思曰尚可十一乎使斯人蚤被其澤也又往就桀桀不可而又從湯以至於百一千一萬一卒不可乃相湯伐桀俾湯為堯舜

而人為堯舜之人是吾所以見伊尹之大者也仁至於湯矣四去之不仁至於桀矣五就之大人之欲速其力如此不然湯桀之辨一恒人盡之矣又奚以憧憧聖人之足觀乎孫曰易憧憧往來○憧赤容切吾觀聖人之急生人莫若伊尹伊尹之大莫若於五就桀作伊尹五就桀贊

聖有伊尹思德於民往歸湯之仁曰仁則仁矣非久不親退思其速之道宜夏是因就焉不可復反毫毛發猶不忍其遲亟往以觀庶狂作聖童曰書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一日勝殘論語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

殺至千萬冀一卒無其端五往不疲其心乃安遂升自陑音而黜桀尊湯遺民以完大人無形與道為偶道之為大為人父母大矣伊尹惟聖之首既得其仁猶病其久恒人所疑我之所大嗚呼遠哉志以為誨

梁丘據贊

韓曰以孟子之賢而臧倉猶得以沮君梁丘據不毀晏子之賢是誠可取公之竄逐遠方左右近臣無一人爲之地者其曰激贊梁丘誠方以試

齊景有嬖曰梁丘子孫曰梁丘據字子猶齊之嬖大夫同君不爭古號媚士韓曰昭二十年左氏齊侯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曰據亦同也焉得

爲和君所謂可據亦曰否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君悲亦悲君喜亦喜孫曰列子云齊景公遊於牛山北臨其國城而流涕曰使古無死者寡人將去斯而之何據從而泣
曷賢不贊奚贊於此媚乎吁仇邀贊有以梁丘
之媚順心狎耳終不撓厥政不嫉及己晏子躬
相梁丘不毀怨其爲政政實允理時睹晏子食
寡肉缺味憂其不飽告君使賜中心樂焉國用
不墜後之嬖君罕或師是導君以諛聞正則忌
讒賢叶惡民蠹國圮嗚呼豈惟賢不逺古嬖亦
莫類梁丘可思又況晏氏邀贊梁丘心焉孔瘁

霹靂琴贊引

霹靂琴零陵湘水西補註曰零陵屬永州震餘枯桐之爲也孫曰雷之甚者爲霹震始枯桐生石上說者言有蛟龍伏其竅童曰竅空也音叫一夕暴震爲火之焚至旦乃已其餘硿然倒卧道上張曰硿石聲苦東戶宋二切震旁之民稍柴薪之超道人聞取以爲三琴琴莫良於桐桐之良莫良於生石上石上之枯又加良焉火之餘又加良焉震之於火爲異是琴也既良且異合而爲美天下將不可載焉孫曰不可載言美之至也載一作再微道人天下之美幾喪余作贊辭識其越之左與右韓曰禮記朱絃而疏越註云越瑟底孔也如字以著其事又益

以序以為他傳辭曰

惟湘之涯惟石之危龍伏之靈震焚之奇既良而異變合其義超實為之贊者邪子

尊勝幢贊 并序

以佛之為尊而尊是法嚴之於頂其為最勝宜也既尊而勝矣其為拔濟尤大塵飛而災去影及而福至睦州於是誠焉不疑孫曰睦州謂李睦州也以李錡之叛得罪貶循州元和三年正月以赦量移永州礱石六觚韓曰漢書破觚為圜斲琱為樸觚謂方也音孤其長半尋乃篆乃刻立之為福焉

孺人之墓補註馬孺人睦州外婦元和五年五月亡于永因葬焉公有太府李卿外

婦馬氏誌見外集孺人之生奉佛道未嘗敢怠今既沒睦州又成其志擇最勝且尊之道文之於石以延其休則其生佛所得佛道宜無疑也贊曰

世所尊兮又尊道勝無上兮以為寶拔大苦兮升至真靈合贊兮神而神駕元氣兮濟玄津誰為友兮上品人德無已兮石無磷延永世兮奠坤垠靈受福兮公之勤

龍馬圖贊 并序

註曰公嘗欲焚入駿之圖而獨於此贊龍馬之圖豈可信而予誣首罪

恰吾聞明皇帝在位靈昌郡孫曰靈昌滑州郡名得異馬

於河而莫知其形〔薛巨開元二十九年三月渭州刺史李邕獻馬肉鬃鱗臆嘶不類馬日行三百里〕好事者添入盧遵〔孫曰遵公之內弟〕以其圖來示余其狀龍鱗虺尾拳毛環目肉鬣馬之靈怪有是耶居帝閑為馬幾二十年〔開閑校也〕從封禪郊籍〔孫曰開元十三年十一月玄宗封泰山二十二年正月耕籍田〕鳴和鑾者數十事遝禍亂帝西幸〔孫曰天寶十五年玄宗幸蜀〕馬至咸陽西入渭水化為龍泳去不知所終且其來也宜于時其去也存其神是全德也既覩其形不可以不贊

靈和粹異孕至神兮倮尾童鬣蹤紫鱗兮〔倮力果切〕

巍然特出瑞聖人兮韓曰顏延年赭白馬賦實有騰光吐圖疇德瑞聖之符焉理平和樂百變陳兮百一本作禮嗚鑾在御大路遵兮童曰詩遵大路兮世尨道悖還吾真兮尨莫江切哀鳴延首慕水瀆兮沛焉潛滦旋齋淪兮張曰齋淪水深廣貌○齋於論切淵居海逝靈無鄰兮出處孔時類至仁兮嗟爾衆類孰是論兮進昏死亂阽殞身兮童曰阽音鹽又都念切危也匪馬之慕吾誰親兮贊之斯圖宜世珍兮

誡懼箴

韓曰或謂公憂懼二箴當王叔文將敗時作恐亦必然觀其辭意亦與謫

後作也

人不知懼兮可有爲惡平聲知之爲義莫若去之非曰童昏昧昧勿思禍至而懼是誠不知君子之懼懼乎未始幾動乎微事述乎理將言以思將行以止中決道符乃順而起起而獲禍君子不恥非道之愆非中之詭懼而爲懼雖懼焉如君子不懼爲懼之初

憂箴

憂可無乎無誰以寧子如不憂憂日以生憂不可常常則誰懌子常其憂乃小人戚戚問憂方

吾將告子有聞不行有過不徙宜言不言不宜而煩宜退而勇不宜而恐中之誠懇過又不及憂之大方唯是焉急內不自得甚泰爲憂省而不疚雖死優游所憂在道不在乎禍吉之先見韓曰易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乃可無過告子如斯守之勿隋

師友箴并序

黃曰子厚師友箴曰吾欲從師取友而天下無可者必得仲尼叔牙而師友之退之師說曰師不必賢於弟子弟子不必不如師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爾由退之之說則學者不敢恃已之長有所資於人由子厚之說

則學者輕人之能而終於自是尊抑慢易由此而州

今之世為人師者衆笑之舉世不師故道益離為人友者不以道而以利舉世無友故道益棄嗚呼生於是病矣歌以為箴既以儆己又以誡人

不師如之何吾何以成不友如之何吾何以增吾欲從師可從者誰借有可從舉世笑之吾欲取友誰可取者童曰孟子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借有可取中道或捨仲尼不生牙也久死韓曰鮑叔牙與管仲為友後薦仲於桓公以為相杜甫詩云君不見管鮑貧時交此道今人棄如土二人可作

懼吾不似中焉可師恥焉可友謹是二物用錫爾後道苟在焉傭丐為偶道之友是公侯以走内考諸古外考諸物師乎友乎敬爾無忽

敵戒

黄曰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常亡子厚敵戒其立意本同孟子常竊思范文子之言而後知王子擇子之說有爲而發文子云惟聖人能内外無患自非聖人内寧必有外憂此晉厲公後文子欲釋楚爲外懼之言也審此則孟子之存敵國以警戒國之君而子厚之爲敵戒亦爲德宗順宗設耳

皆知敵之仇而不知爲益之尤皆知敵之害而

不知為利之大秦有六國競𦻏以強六國旣除訑訑乃亡韓曰謂秦戒齊楚燕趙韓魏六國後不二世而亡訑訑自得貌又淺意孟子訑訑之聲音顏色○訑訑書怯晉敗楚鄢范文為患孫曰成十六年左氏晉師分楚于鄢陵范文子曰君幼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鄢音偃厲之不圖舉國造怨孫曰成十七年左氏晉厲公侈多外嬖反自鄢陵欲盡去羣大夫而立其左右孟孫惡臧孟死臧恤藥石去矣吾亡無日韓曰襄二十三年左氏孟孫惡臧孫季孫愛之孟孫卒臧孫入哭甚哀多涕曰季孫之愛我疾疢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疢不如藥石孟孫死吾亡無日矣智能知之猶卑以危矧今之人曾不是思敵存而懼敵去而舞廢備自盈秖益為痡董曰痡病瘳也音庚又音叟敵存滅禍

敵去召過有能知此道大名播懋病克壽矜壯死暴縱欲不戒匪愚伊耄我作戒詩思者無咎

三戒 并序

東坡曰予讀柳子厚三戒而愛之乃擬作河豚魚烏賊魚三說幷序以自警見本集

吾恒惡世之人不知推己之本而乘物以逞或依勢以干非其類出技以怒強竊時以肆暴然卒迨于禍有客談麋驢鼠三物似其事作三戒

黃曰子厚三戒臨江之麋則爲依勢以干非類者設永某氏之鼠則爲竊時以肆暴者設二說之議使強而貪得知所戒也黔驢之戒其猶在得火之戒乎使口討庸人得是說以匿名道之

下犯非分或得爲之然仕於三朝人以黔驢爲戒不才者隱其不才而疑於有才不德者晦其不德而豪於有德則列于焦計詭非吹竽之徒耶

臨江之麋

臨江之人畋得麋麑童曰麋麑鹿子也音眉倪畜之入門羣犬垂涎揚尾皆來其人怒怛之自是日抱就犬習示之使勿動稍使與之戲積久犬皆如人意麑稍大一本麑上有麋字忘已之麋也以爲犬良我友抵觸偃仆益狎犬畏主人與之俯仰甚善然時啖其舌啖音淡三年麋出門外見外犬在道甚衆走欲與爲戲外犬見而喜且怒共殺食之狼藉

道上麋至死不悟

黔之驢

黔無驢有好事者船載以入至則無可用放之山下虎見之尨然大物也以爲神蔽林間窺之稍出近之憖憖然莫相知韓曰憖憖恭敬也[illegible]張曰齗怒貌魚僅切他日驢一鳴虎大駭遠遁以爲且噬已也甚恐然往來視之覺無異能者益習其聲又近出前後終不敢搏稍近益狎蕩倚衝冒驢不勝怒蹄之虎因喜計之曰技止此耳因跳踉大㘎虎檻切斷其喉盡其肉乃去噫形之尨也類有德聲之

宏也類有能向不出其技虎雖猛疑畏卒不敢
取今若是焉悲夫

永某氏之鼠

永有某氏者畏日拘忌異甚以爲己生歲直子
鼠子神也因愛鼠不畜猫犬一作又禁僮勿擊鼠
倉廩庖廚悉以恣鼠不問由是鼠相告皆來某
氏飽食而無禍某氏室無完器椸無完衣童曰方言
榻前几趙魏之間謂之椸一曰衣架禮記男女不同椸架○椸音移飲食大率鼠
之餘也晝累累與人兼行累倫追切夜則竊齧鬭暴
其聲萬狀不可以寢終不厭數歲某氏徙居他

州後人來居鼠爲態如故其人曰是陰類惡物也盜暴尤甚且何以至是乎哉假五六猫闔門撤瓦灌穴購僮羅捕之殺鼠如丘棄之隱處臭數月乃已臭尺救切臰與臭同嗚呼彼以其飽食無禍爲可恒也哉

唐柳先生集卷之十九